

电影文学剧本

5.1
87

浪汉与天鹅

陈芜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流浪汉与天鹅

陈 芜 著

内 容 说 明

在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下，富饶美丽的水乡十里铺又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风姿。流浪汉“抹桌儿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他发挥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得到了美丽的杏花姑娘的爱。

剧本情节生动，展现了水乡的独特风貌，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。

责任编辑：凯 燕

封面设计：何 茜

流浪汉与天鹅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24 插页：2 字数：470,000

1987 年 7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536 定价：0.70 元

某城郊外的养鱼场，水面分割成一个个长方格。春天虽已来临，但树和草不多，并不美丽。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鱼池边，几个人正把拖斗上的草叉向池里喂鱼。

突然有人喊起来：“看，天鹅！”

大家抬头，果然见几只天鹅飞过。人们叫得更欢了。

“哎！天鹅在哪里？”拖斗底下钻出一个沾满泥污的脑袋，惊喜地叫着。接着露出了衣衫不整的身子，手上还拿着扳手等物。他急切贪婪地追上几步，似乎要把天鹅铭刻在脑子里。

一个姑娘打趣地：“抹桌儿，你那么喜欢天鹅？”

一个小伙子接口说：“想跟天鹅配对儿？”

抹桌儿没有理会众人的取笑，目送天鹅远去，转过身：“同志们，再见了！”把扳手等物塞给一个小伙子，“替我跟劳资科说一声，我走了。”

人们奇怪了：“走了？这么随便？”

“嘿嘿，临时工的优越性！”

一个姑娘追上去：“抹桌儿，你人缘挺好的，干么要走啊？”

抹桌儿感慨地：“天鹅都飞回天鹅湖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”

人们又大惊小怪起来：

“你家在天鹅湖？”

“你是从天鹅湖来的？”

一个小伙子还哼着《四个小天鹅》的曲调，做了几下芭蕾舞动作。

抹桌儿笑了笑，唱了起来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”掉头走去，“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……”

离人群已远了，他的脚步与歌声一齐慢下来，脸上露出了忧郁的神色。

他凝望远方，内心独白：“天鹅湖还象从前那样吗？……”

（化入·回忆）美丽的天鹅湖，芦苇丛里，天鹅展翅，下水。

白天鹅游过来，姿态是那么优雅、高贵。

（化入）杏花的笑脸。

（现实）抹桌儿忧郁的神色，内心独白：“她现在又怎么样了昵？……”

（化入·回忆）杏花痴痴地走向湖边。

抹桌儿看她异样，尾随着她。

杏花来到湖边，痛苦地回头望了望她的村子、她的家，绝望地跳进湖里。

“救命呀，有人投湖啦！”抹桌儿大声呼喊。

杏花在湖面上浮起又沉没下去……

抹桌儿跳进湖去。

抹桌儿踩着水，托着杏花，将她捞上岸来。

抹桌儿为了及时抢救，用嘴去吮杏花嘴里的湖水。

春柳奔来，只看到抹桌儿抢救动作的背影，发生误会，怒不可遏地猛击一掌，把抹桌儿打倒在地，背起杏花就走。

抹桌儿愣住了。

（回忆完）抹桌儿还在出神。远处有人喊他：

“抹桌儿，劳资科叫你去一趟。”

抹桌儿想了想，不理睬这呼唤，果断地朝前走了。

2

春。

一张挂在树间的尼纶拉网，一双柔嫩丰满的手在编织着。透过网眼，可以看到主意盎然、苏醒的天鹅湖。

一辆送电报的摩托朝天鹅湖驶来。

湖汊口。

田地秧田里拔稗草。

田大妈一边编着纱巾，一边看守着在湖汊边玩帆船的春芽。

邮电员跳下摩托，拿出一份电报：“春芽，你姑的电报。”

田地殷勤地洗脚上岸去接电报，可是叫春芽抢先把电报拿到手：“我送去。杏花姑姑喜欢我，不喜欢你。”

田大妈喊：“春芽，别掉湖里。”

“呃！”春芽应着快跑。

田地怔怔地望着远去的春芽。

田大妈：“田地，别那么痴，捉来的母鸡不下蛋。”

田地：“妈，你不懂，丁兆华害的她心凉了，要有个实心待她的人，杏花会暖过来的。”

“唉！”田大妈叹了一口气。

3

尼纶丝网织好了，透过它看杏花，就象画中人似的美丽。

桃花捏着电报，拿着件艳丽的西服上衣：“杏花，你哥今天回，上十里铺去接接班车吧！”

“呃！”杏花看过电报，准备走。

桃花给她衣服：“难得出趟门，打扮打扮。”

杏花推开衣服，平淡中隐含忧戚地：“有什么打扮头！”

桃花难过地：“事情都过去好几年了，你总得过日子，总得嫁人啊，别管人家怎么说。”

“嫂，我才不管人家怎么说呢，耳朵早就磨起茧了。”

4

飞机飞行在空中。

机舱里，春柳抱着一个纸盒坐着，空中小姐投以好奇的一瞥。

上海牌小汽车在公路上疾驰。

春柳坐在后座，依旧抱着纸盒。

5

十里铺，抹桌儿风尘仆仆地走来。他背着草把，草把上插着用草编的小蛇和用竹管、纸扎成的带哨的风车，风车转着，发出哨音。草把上还挂着一面写着“手工艺品，流动展销”的小旗。

抹桌儿惊讶地望着这个往日萧条，而今繁华的小镇。

饮食店里热气腾起，锅铲磕碰得锅子震响。油香味引起了抹桌儿的食欲，他捋捋裤带，下意识地摸摸口袋。

抹桌儿放下草把走进店去。

他殷勤地帮着收拾碗盏，抹着桌儿，将残菜剩汤送进厨房。

服务员奇异地望着他，低声议论：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干吗的？”

“一个流浪汉。”

有人突然记起了他：“抹桌儿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还在抹桌子？”

抹桌儿恨无地洞可钻，慌乱中几乎将一摞碗碟翻倒，但他手脚麻利奇迹般地又稳住了。

另一人关切地：“别在外打流了。天鹅湖变了个模样，该回去了。”

抹桌儿说不出什么味道。

一面熟者在蒸笼里拿了两个包子给他。抹桌儿不接。

“哟，猫不吃鱼，嫌腥哩！”那熟人硬将包子塞给他。

6

杏花在十里铺的站牌下，向公路远处张望。

抹桌儿从饮食店走出来，正找个僻静的地方吃掉包子，一见杏花，转身欲躲。

“抹桌儿！”逃不过杏花的眼睛。

抹桌儿只好尴尬地站住，悄悄地把那不体面的“施舍”放进口袋。

杏花热情地：“这么久没回村，赚了大钱？”

“一天张把‘兵’吧！”抹桌儿窘迫了一下，打肿脸充胖子地吹牛。

“那你发大财啦！该回村了吧？”杏花笑着说。

“嘿嘿，离理想还差一竹篙儿。”抹桌儿撒

谎还不大，忙把话引开：“杏花同志，到十里铺上馆子来了？”

杏花：“不，等我哥。他去广东买鱼花去了，可能今天坐班车回。”

抹桌儿：“那敢情好！”

杏花大方地：“吃点什么吧，我请客。”

抹桌儿用舌尖舔湿嘴唇，做个刚吃了油水的样儿：“不，刚吃过。”

“哟，你是记我哥的仇吧？”

“哪里哪里。你哥是你哥，你是你。还能搞株连那一套？实在是……”抹桌儿鼓起肚子拍一拍就走了。

十里铺车站。

汽车鸣声惊醒了杏花。

一辆长途车到站，乘客里没有春柳。

杏花快快离去……

7

“上海”驶进了十里铺，停了下来。

春柳领着小车司机走进中伙铺。

两人抢着买牌子，最后春柳抢先买了。

他们在带厢格的桌上吃喝着。

抹桌儿在店外吃完了包子。一位大嫂牵着小孩走来，抹桌儿向小孩吹风车哨兜生意，孩子不屑一顾，拿出一支洋号向他吹着走了。

抹桌儿向孩子生气地狠吹了一声。

饮食店里。

春柳和司机匆匆吃完要走。

抹桌儿又进店收拾桌儿。

抹桌儿与春柳两人照面，怔住了。

春柳惊异又恼恨地：“你！”

抹桌儿低下了头，把菜碗放下，转身就走。

司机望着抹桌儿的背影向春柳：“你认识？”

春柳：“这也是我们天鹅湖的人物呀！”

“啊！”司机说：“怎么农村还有这种人！”

春柳“哼”了一声，买了块饭菜牌子，扔给了抹桌儿：“你也算天鹅湖的人吗？……堂堂正正地坐在桌子上去吃！”

抹桌儿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眼里直冒火。他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8

饮食店外。

司机一边等春柳一边擦车。

丁兆华骑着自行车而来，一见这辆华贵的客车，忙下车问道：“司机同志，这车是？”

司机：“对不起，已经租啦！”

丁兆华：“这是出租车？租车是外宾还是华侨？”

司机笑了：“都不是。乡下二哥！”

丁兆华：“农民——舍得花这大价？”

司机：“为了鱼苗抢时间，要不然氧气袋就超过期限。”

“呀”丁兆华好不惊讶：“农民有这样的眼光，真了不起！”

正说着，春柳来到轿车边。

司机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丁兆华一见春柳愣住了：“是你？”

春柳顿时眼里喷出怒火，他生气地扭过头去。这时，杏花提着一大捆买回来的尼纶丝、渔具来了。一见春柳坐在卧车上也吃惊了：“哥！”

春柳接过杏花的渔具，放在车后舱里。

丁兆华又惊奇又窘迫，他似乎不敢正眼瞧杏花，轻轻地喊：“杏花，几年不见……你们变样了。”

杏花怨恨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过脸去。

丁兆华：“我……有许多话……要对你说！”

春柳走来，对丁兆华带着一股怒气：“哼！”他把杏花拉进小车，“乒”地关上车门。

“上海”鸣着笛走了。

抹桌儿追来了，他一脸怒气，将饭菜牌朝汽车扔去，跳起脚嚷道：“你有俩钱，就寒碜穷哥们吗？”

汽车走远了，他向地上吐了口唾沫，转身见到了丁兆华。

抹桌儿：“丁大秘书，我正要找 你 落实政策。”

丁兆华：“你凑什么热闹？”

抹桌儿：“凑热闹？我这流浪汉怎么当的？围湖造田呀！把我的鸬鹚排烧了，湖里种了稻，

种田我又不会，只好远走他乡了。”

“现在退田还湖了，你还去放你的鸬鹚好了。再说，我现在也不当秘书了，我中专毕了业，在农场当技术员。你要不放鸬鹚，到我们农场去当临时工也行。”

“不！我特意回来，是要回天鹅湖的。走南闯北，哪儿也没有天鹅湖好呀！再说，我也老惦着……”看了丁兆华一眼，没说下去。

丁兆华：“那也好。……你回天鹅湖，我有件事求你帮忙。”

“嘿嘿！你还没帮我落实政策，倒要我帮你的忙了。好了，好了，说出来听听。”抹桌儿神气起来，在路边一堆木板上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，俨然那是当官的宝座。

丁兆华：“前几年，我做了点对不起杏花的事，当时也是不得已，现在我诚心悔过。这么多年我没有结婚，如今好歹算有了一技之长，领导上答应照顾我一个农转非的指标。求你在杏花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，劝她回心转意……”

随着丁兆华的话，抹桌儿慌乱起来，神气劲全没有了，打断丁兆华的话：“不成，不成，你们这是谈恋爱的事，我没谈过，没有经验，插不上嘴！”

“你只要帮我美言几句，就说我丁兆华决心将功折罪……”

抹桌儿连连摇手退避。

丁兆华：“天鹅湖人人骂我，只有你抹桌儿

兄弟面慈心软，不会拒绝我浪子回头。”

抹桌儿退到木堆上蹲着：“你这事得找婚姻介绍所。我都三十边的老光棍，要有本事开婚姻介绍所，也得先给自己介绍，再轮到你。”

丁兆华依然缠着求他：“你救过杏花，是她的恩人，最好说话了。”

抹桌儿被逼得跳到更高的木堆上：“啊！我是恩人，你是仇人，咱们合唱一出《恩仇记》？不成！”他直起身大声嚷嚷：“前几年嫌人家农村人，是不是现在看人家成了大阔佬，又想吃回头草了吧？”

丁兆华急了：“你别嚷嚷！”慌张地回顾有人听见没有。抹桌儿趁这空儿跳到木板堆后面，丁兆华再回头时，木板堆上已经没人了。

抹桌儿缩在木堆后面藏了片刻，不见丁兆华再来纠缠，起身看看丁兆华已走了，他才露出了担忧的神色：“杏花可不能再上当啊！”

9

上海牌汽车开进了天鹅湖畔的村子，破旧的草房中耸立着几栋新盖的二楼楼带晒台的砖瓦房，显示着古老村庄的新意。

人们惊讶地望着小汽车，小孩子跟着它奔跑，小狗汪汪地叫着，姑娘们肩挨肩地站在芦苇杆编的篱笆后面张望。

汽车开到一幢两层楼新房前，桃花迎出门，见到春柳下车，她惊异得合不拢嘴，又很高兴：

“你回来了，可真排场！”

春柳从纸盒内取出氧气袋，看看手表：“正好，没超过期限。杏花，你请师傅进屋歇歇，我撒了鱼花就回。”

司机：“你忙吧，路上没耽误，别在家耽误了。”

湖尾的鱼池边，春柳走来，打开氧气袋，把鱼花撒在池中。

汽车边。

杏花：“司机同志，进屋歇歇吧！”

“别忙。”司机拿出擦布擦车。

杏花进屋去给司机提水，可是水缸空了。

田地挑着水往自家走，忽见杏花也在挑水，忙转身将水往春柳家送去。

一青年问一姑娘：“你看过电影《苦恋》没有？”

姑娘：“哪有这片子。”

青年指着挑水的田地：“这不是吗！”

姑娘笑了。

刘望湖：“唉！田地，打一辈子光棍也别捡破烂！”

杏花听到这话，愣了一下，低头走了。

田地愤怒了，放下水担，捧着水向刘望湖泼去。刘望湖冷不防，被泼得满头满脸，看看田地

生气的样子，不敢论争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10

黄昏。静谧的天鹅湖是那么秀丽。

春柳在田大妈家接日托的春芽回家，田地还在湖汊里埋头捞丝草。

春柳喜爱这个勤快的小伙子，他爱惜地说：“田地，天黑啦，回家吧！”

“啊！”田地捞起最后一篙丝草，经春柳的提醒，他才记得太阳落山了。

田地的船靠拢了岸，春柳从怀里拿出一只电子表送给他：“给。”

田地：“什么？”

春柳：“戴了它，做事记得时间。”

田地：“哎，乡下人有个公鸡，有个太阳就够了。这样的玩意儿咱戴不起。”

春柳：“什么戴不起？我送给你。”

田地：“送我？凭什么白送？”

春柳：“你没少帮我家做事，一点小意思。”

田地：“这便带的事，也值得……”

春柳：“收下吧。”将电子表塞给他。

11

天鹅湖的黄昏，静静的湖湾停泊着一只带顶篷的船。

抹桌儿在湖岸荡来荡去，不时向船上打望。

“哎，抹桌儿！”刘望湖划着打鸭的小船来

了：“找睡觉的地方吗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关心你呗。”刘望湖指着湖湾里的船：“这水上旅店好哇！”

“我看不上呢，别瞎操心啦！还是操心湖里的天鹅吧！”

“别乱说，我是打野鸭。”

抹桌儿狡黠地说：“打野鸭？你的心思我还不知道？”

“这天鹅湖不过空名罢了，哪里真天鹅！”刘望湖往湖中的芦苇深处望了一眼：“哦，抹桌儿兄弟，这天鹅湖你是熟透了的，你真见过天鹅吗？”

“天鹅！……”抹桌儿怀着深深的感情，自言自语，他沉思了起来，没答刘望湖的问话……

远处，杏花荡着一只双飞燕来了，晚霞照着她那柔美的身段，向前倾斜地摇动双桨，就象美丽的天鹅在击水般划过水面……

抹桌儿轻轻地喊：“天鹅！那不是天鹅吗？……”

“天鹅？”刘望湖看看湖里，哪有什么天鹅，只见杏花在水面上荡船，他明白了：“你呀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12

人迹罕至的天鹅湖深处，芦苇丛生。天鹅在浓重的暮色中降落水中，悠闲地游动。

抹桌儿在芦苇浓密处看着天鹅，无限深情，